



宝山 辽墓

材料与释读

巫鸿 李清泉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宝山 辽墓

材料与释读

巫鸿 李清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宝山辽墓:材料与释读/巫鸿,李清泉著.-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479-0592-0

I. ①宝… II. ①巫… ②李… III. ①辽墓-墓室壁画-研究 IV. ①K879.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8659号

宝山辽墓:材料与释读

巫鸿 李清泉 著

责任编辑 王 剑 陆菁菁

审 读 曹瑞锋

责任校对 郭晓霞

封面设计 王 峥

技术编辑 杨关麟 包赛明

出版发行 ④ 上海书画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 200050

网址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qh@online.sh.cn

制版 上海文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3.5

版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79-0592-0

定价 78.00元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目 录

前言 巫鸿 1

宝山辽墓的释读和启示 巫鸿 5

宝山辽墓：契丹墓葬艺术中的“国俗”与身份建构 李清泉 49

附录

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发掘简报 123

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墓壁画《颂经图》略考 吴玉贵 143

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墓壁画《寄锦图》考 吴玉贵 147

织锦回文：宝山辽墓壁画与唐画的对读 罗世平 153

彩色图版 163

前言

位于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宝山县的宝山1、2号辽墓的发现，为古代中国美术史和东亚美术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材料。这两座墓葬的建造时间约为10世纪20年代，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辽代壁画墓。其中1号墓墓主葬于公元923年，即辽代建国后的第十六年。两墓墓主均为辽代皇室成员，墓葬结构复杂，中部都建有石室，墓壁和石室内外皆饰有大幅壁画。室内画幅根据榜题和图像可判定为描绘西王母见汉武帝的《降真图》、表现苏蕙（苏若兰）给夫君寄送手织“回文诗”的《寄锦图》和描绘一位贵妇（基本可确定是杨贵妃）教授白鹦鹉念诵佛经的《颂经图》。这些画面在已知古代墓葬中从未出现过，其规模之宏大、构图之严谨及用色之绚丽，均令人惊叹不已。大部分壁画保存相当完整，所饰金箔历千年后仍在幽暗的墓室里熠熠生光。

两墓发掘报告于1998年发表以后，墓中的精美壁画引起了美术史家的强烈兴趣，成为一系列专题论文的主题，也引起对某些画面内容的辩论。这些讨论基本上注目于壁画的文学题材，属于美术研究中的“图像志”范畴，但是它们引起了学者和美术爱好者对这两座墓葬的广泛注意，使我们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角度和范围不断得以扩展和延伸。本书将宝山辽墓壁画放在墓葬整体中进行审视，讨论的重点包括绘画与建筑的互动和画像程序、绘画的风格与画者的身份以及壁画与墓葬赞助人的文化背景、当时政治环境及辽代礼仪风俗的联系。为了促进对这批珍贵历史文物和视觉资料的进一步研究，本书也收录了两墓的原始发掘报告和三篇已发表的重要论文，并提供了一批质量较好的图片。

在传统的中国朝代史中，10世纪上半叶常常被描述为一个政治上分崩离析的“黑暗时代”的形象。公元907年，伟大的唐代最终在长期的衰落后土崩瓦解，其后五十三年间出现于原唐帝国疆域之内的一系列短命“朝代”和地方政权，使得这段十分短促的历史时期（907-960年）得到了“五代十国”的名称。宋代历史家为了使新建立的中央政权得以正

面化和合法化，往往对唐宋之间的分裂时期给以负面的历史评价。虽然这种评价严格说来只属于 11 世纪的观点而非 10 世纪本身，宋人对五代十国的观念却强烈、深刻地影响到其后的中国史学史。时至今日，许多历史教科书常常从唐代直接跳到宋代，五代十国时期不是被压缩成短短几段文字，就是完全被省略不计。

可是很显然，这一时期内艺术和视觉文化中的许多重要发展对这种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在绘画领域里，五代是中国绘画史中的一个关键时期。重要的地方绘画中心在这个时期出现，一些地方政权还建立了类似宫廷画院的机制，山水、人物、花鸟画中的关键画种和风格也得以形成。在陶瓷艺术中，工匠们发展出烧制高温透明釉以及其他种类瓷器的工艺技术。这些精美的器物被广泛传播，得到亚洲各地人们的称赏。在文本复制技术上，雕版印刷的各类文献与经典出现于 940 年左右，正值五代十国中期。在宗教美术方面，无数佛教、道教的庙宇和石窟寺修建于此时，至今仍有大量遗迹见存于西北的敦煌和西南的四川等地。类似的创造力也见于墓葬艺术中——近年来在长城内外的不同地区都发现了属于这个时期的大型墓葬。其中不少墓葬属于由契丹人于 907 年建立的辽帝国，埋藏其中的精美壁画和器物反映出一个高度发达的艺术传统，同时也见证了与其他地区文化艺术传统之间的联系。在这个广阔的史学层次上看，宝山辽墓不但改变了以往对辽代初期艺术水平和风格的理解，而且也为我们思考 10 世纪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和艺术发展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形象资料。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宝山辽墓发掘报告执笔者齐晓光先生的支持和协助，并得到罗世平、吴玉贵二位先生的同意，将其大作收入书中。上海书画出版社的王剑、陆菁菁编辑对整本书的设计和编排提出了宝贵意见。对此我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巫 鸿

2013 年 3 月 15 日

目 录

前言 巫鸿 1

宝山辽墓的释读和启示 巫鸿 5

宝山辽墓：契丹墓葬艺术中的“国俗”与身份建构 李清泉 49

附录

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发掘简报 123

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墓壁画《颂经图》略考 吴玉贵 143

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墓壁画《寄锦图》考 吴玉贵 147

织锦回文：宝山辽墓壁画与唐画的对读 罗世平 153

彩色图版 163

宝山辽墓的释读和启示

巫 鸿

在越来越多的辽代墓葬被发现以前，人们对“辽”（或“契丹”）丧葬习俗的理解主要是通过文献，特别是通过一些似乎是基于实地观察的记述。因此美国学者 Nancy S. Steinhardt（夏南悉）把这类文献材料中隐含的直观记述者称为“准人类学家”。^[1] 最常被引用的两条文字出于《旧唐书》和《虏廷事实》。前书卷一九九下《契丹传》载：“其俗死者不得作冢墓，以马驾车送入大山，置之树上，亦无服纪。子孙死，父母晨夕哭之；父母死，子孙不哭。”实际上这个说法不仅见于《旧唐书》，唐初编写的《北史》（卷九四《契丹传》）和《隋书》（卷八四《北狄、契丹传》）里已经有类似说法：“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之后，乃收其骨而焚之。”^[2] 但是，这个观察最先是由谁提出来的？所记述的习俗是往旧或当时的情况？各书编者对于这些问题都语焉不详，初唐以后大抵是转相传抄而已。比较起来，虽然《虏廷事实》的作者南宋人文惟简没有留下什么生平事迹可考，但是从这部笔记的书名和所记内容来看，他所谈到的各种契丹风俗应该是亲自在辽地看到或听到的（下面引文中有关对耶律德光遗体的处理，应该属于“听到”一类）。书中“丧葬”条下所记的契丹葬式相当具体，而且已经得到了考古材料的证实：

北人丧葬之礼，盖各不同……惟契丹一种，特有异焉。富贵之家，人有亡者，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涂之实以香药盐矾，五彩缝之，又以尖苇筒刺于皮肉，沥其膏血且尽，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耶律德光之死，盖用此法，时人目为帝靶，信有之也。^[3]

1 Nancy S. Steinhardt, *Liao Architectur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p.242.

2 《北史》作者为李延寿，唐初相州（今河南安阳）人。他也参与了修撰《隋书》，因此可以说明二书中这个记载的相同。

3 《说郭》卷八引；又见《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50页。

但不管这些文献记载的细致程度和可信程度如何，它们作为历史材料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它们都是从当时中原汉人的角度去观察和记述的。由于观察者采取了“外在者”的身份，他们在观察和记述的时候也就不可避免地集中在契丹文化之“异”上。而这种“华夷之辨”的立场又往往混杂着相当强的文化优越感，因此《北史》和《隋书》在记载契丹葬俗之后特别加上一句：“其无礼顽嚚，于诸夷最甚。”在这种视角下，契丹和中原文化之间的“同”以及交流、融汇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忽视和排斥了，根据这种视角所写的现场观察也就无法为研究文化之间的互动和融合提供可靠的原始材料。换句话说，如果说这些历史记载隐含了“准人类学”的直观记述的话，那么这种直观眼光的焦点、方向和范围已被记录者的自我身份所限定。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辽代墓葬对历史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这些墓葬的发掘和分析终于使研究者得以跳出传统文献所隐含的“华夷”身份设定，直接面对历史。这些墓葬的建造和使用者的有的是契丹人，有的是在辽代任职和身居辽地的汉人。在这个基本分类之下，还有身份、地位、职业、时期、地域等诸种不同。因此每一座辽墓所反映的不是抽象和普遍的文化异同，而是多元历史和文化互动的具体现象。对这些墓葬进行研究的出发点应该是发掘它们自身的历史特殊性和主体性，而不是以考古成果去证明往旧文献中相当贫乏的记载。这种新的以考古资料作为研究基础的观点在近年中已经催生出相当可观的学术成果，使我们对辽代文化艺术的丰富性以及周边文化——包括中原文化——的关系有了不断更新的理解。^[4]但是由于发掘资料之迅速积累以及研究力量和方法的相对滞后，墓葬所提供的许多原始材料尚未得到仔细的分析、消化和综合。要想充分发挥它们作为美术史证据的价值，尚需要做大量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以每个墓葬为单位，对它的建筑、壁画、随葬品和葬俗进行整合性的分析。

这种“中层研究”的方法也决定了这篇绪论的基本方向^[5]，其讨论

4 除了相当多的展览图录外，对辽代艺术的专题研究包括 Shen Hsüeh-man (沈雪曼): “Body Matters: Manikin Burials in the Liao tombs of Xuanhua, Hebei Province”, *Artibus Asiae*, vol. LXV, no. 1, pp.99-141; 李清泉:《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张鹏:《辽墓壁画研究》,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等。

对象是位于内蒙古赤峰阿鲁科尔沁旗宝山县的1、2号辽墓。这两个墓葬的建造时间约为10世纪20年代，属于目前所知最早的辽代壁画墓。自1998年发表发掘报告以来^[5]，其精美的壁画引起美术史家的强烈兴趣，成为一系列专题论文的主题。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2号墓中两幅仕女画的内容和来源，因此基本上属于“图像志”的范畴。本文的研究并不完全摆脱这个学术传统，但是希望能够扩展对宝山墓葬研究的内涵和范围，把建筑形制、画像程序、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画者的身世情感纳入思考对象之中。文章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考虑两座宝山墓葬的建筑形制，追溯其与中原墓葬及早期鲜卑墓葬的双向关系；第二部分结合建筑形制探讨两墓的画像程序，提出每座墓含有“内”、“外”两个既分割又联系的图像空间，其中绘制了在内容、风格和象征功能上都十分不同但又相辅相成的两组图像，通过观察两墓壁画的细微差异，进而考虑选材和墓主性别的关系以及“主顾”的作用；绘画的实际创作者随即成为第三部分所考虑的重点，即从2号墓壁画题诗中的“征辽”一语出发，我们提出宝山墓的壁画在其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可能具有多层复杂含义，而墓中“内”、“外”图像空间所使用的不同题材和艺术风格也显示出这些壁画是中原和契丹画家共同创作的结果。

一、墓葬

这两座辽墓位于辽上京以南30公里的一座墓园内。长方形的墓园纵约200米，宽约170米。墓园东墙和南墙上原来各设门楼，建有瓮城。南门宽9米，较东门宽阔，旁设屋宇，应为正门。墓地正中在不久以前还有一高土堆，散布于地表的砖瓦和其他建筑遗存说明此处原设有礼仪性建筑。总体看来，这个墓园的规格相当高，绝非一般官宦家庭所能拥有，

5 关于美术史中“中层研究”方法的讨论，见巫鸿：《国外百年汉画研究之回顾》，《中原文物》1994年第1期，第48-49页。

6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鲁科尔沁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期，第73-95页。

而宝山1号墓中的一通墨书题记则提供了这一规格的确切理由。题记曰：“天赞二年癸未岁，大少君次子勤德年十四，五月廿日亡。当年八月十一日于此殡。故记。”【图1，见彩图40】

天赞二年是公元923年，也就是辽代建国后的第十六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后的第六年。《旧五代史》和《契丹国志》均记载阿保机有三个儿子，幼子安端在当时被称为“少君”。^[7] 据此，墓主勤德有可能是安端之子、阿保机之孙。但有些历史学家对此抱有不同意见，一种看法是“少君”实际上是阿保机的末弟而非幼子；另一种看法是“少君”或“大少君”是泛称而非专名，可指皇子一级的其他人物，宝山1号墓的墓主可能是契丹钦德可汗的嫡子。^[8] 但不管是哪种说法，都认为这个墓葬属于辽代或契丹皇族的重要成员。从考古和美术史的角度看，支持这一推测的证据还包括了该墓建筑之奢华以及在遗物中发现的曾经用来装殓勤德尸体的银丝网络残片。

2号墓死者的身份不详，但遗骨由科学化验得知属于一位成年女性。由于墓中出土了一块写有契丹小字题记的石头，而这种文字是在10世纪20年代中叶左右创制的，因此墓葬的建造年代应该比1号墓稍晚。但因为两座墓在建筑形制、画像安排和绘画风格等方面都存在许多联系，2号墓也不可能比1号墓晚很多，估计建于930年之前，也属于辽代初期。发掘者根据2号墓在墓园里更靠中心的位置，推测其墓主可能是“大少君的夫人之一”^[9]。与1号墓相同，2号墓的装饰极其奢华，甚至在壁画中使用了更多的金箔。绘于1号墓东壁上的鞍马，以及绘于该墓石室北壁上的家具与武器，其金属构件均以金箔装潢【见彩图25、34、35】；同样的材料不但用来装饰2号墓石室壁画中的女性形象，而且还大量用于室顶团花图案中，千余年之后仍灼灼生光【见彩图55、79】。这种超级豪华的装饰风格即便在目前所知历代最高级别的墓葬当中，也是罕见的。两墓虽然在发掘前已被盗掘，但是发掘者在残存遗物中仍然发现了金丝和流金簪花饰物以及金环等物件，说明原来一定使用了相当数量的纯金和鎏金器物陪葬。这些证据都

图1 宝山1号
辽墓石室西壁壁
画中的墨书题记



进一步证实了死者的身份不同一般。根据这些证据和推论，这个墓园可以被初步断定为属于辽代皇室成员，可能是安端一支的茔地。

虽然这两座墓葬的建筑结构相当一致，但是如果仔细比较，我们仍可以发现在规格和葬制上的四个明显差异：【图2】

（1）方向不同：1号墓南向；2号墓东向。

（2）大小有别：1号墓全长为22.5米，墓室宽5.42米，深5.84米；而2号墓整个小一号：全长19.25米，墓室宽4.9米，深4.45米。

（3）墓室形状不同：1号墓为抹角方形，靠近墓门的两角更形成流畅的弧线，整个墓室几乎是方、圆之间的形状；而2号墓墓室则为规整矩形，四角均作90度直角。

（4）建筑细节繁简有异：1号墓具有更为精致的墓门，上筑歇山顶门楼，两侧有仿木结构的翼墙；而2号墓的门楼则相对简化，且无构造细致的翼墙。

这些不同之中的若干方面，如尺寸和墓门构造的不同，都反映出有意识的等级区别，应该和墓主的性别和身份有关，而这种刻意的区别进一步反映出墓地的整体计划遵照了某种特定的礼制规定。但另一些区别，如墓室形状和方向的差异，则似乎另有所据，其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这两座墓葬相当一致的建筑设计，所反映的应该是辽代初期高级贵族使用的一种葬制。墓前均有一条铺砖的墓道，墓道尽头处为门庭和仿木结构的墓门。门内为一短短甬道，与券顶墓室相接。两座墓最特殊之处是墓室内所建的“棺室”，其中设有紧靠后壁的砖砌棺床，棺床上原有木制葬具，发掘者根据其遗存提出可能是“木雕彩绘小帐”。^[10] 但小帐是否在10世纪20至30年代已经产生和流行，则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两墓整体以砖营造，但是中央棺室的材料则是整块的石板。1号墓石室建在墓室正中，与后壁分离。宽1.73米的室门正对着甬道和墓门，有门额、门柱、门槛、门墩和两扇带锁的石门扇。室内空间为2.76米深，2.6

7 《旧五代史》卷一三七《外国列传》；《契丹国志》卷一四《东丹王传》。

8 同注6，第94页。

9 同注6，第94页。

10 同注6，第7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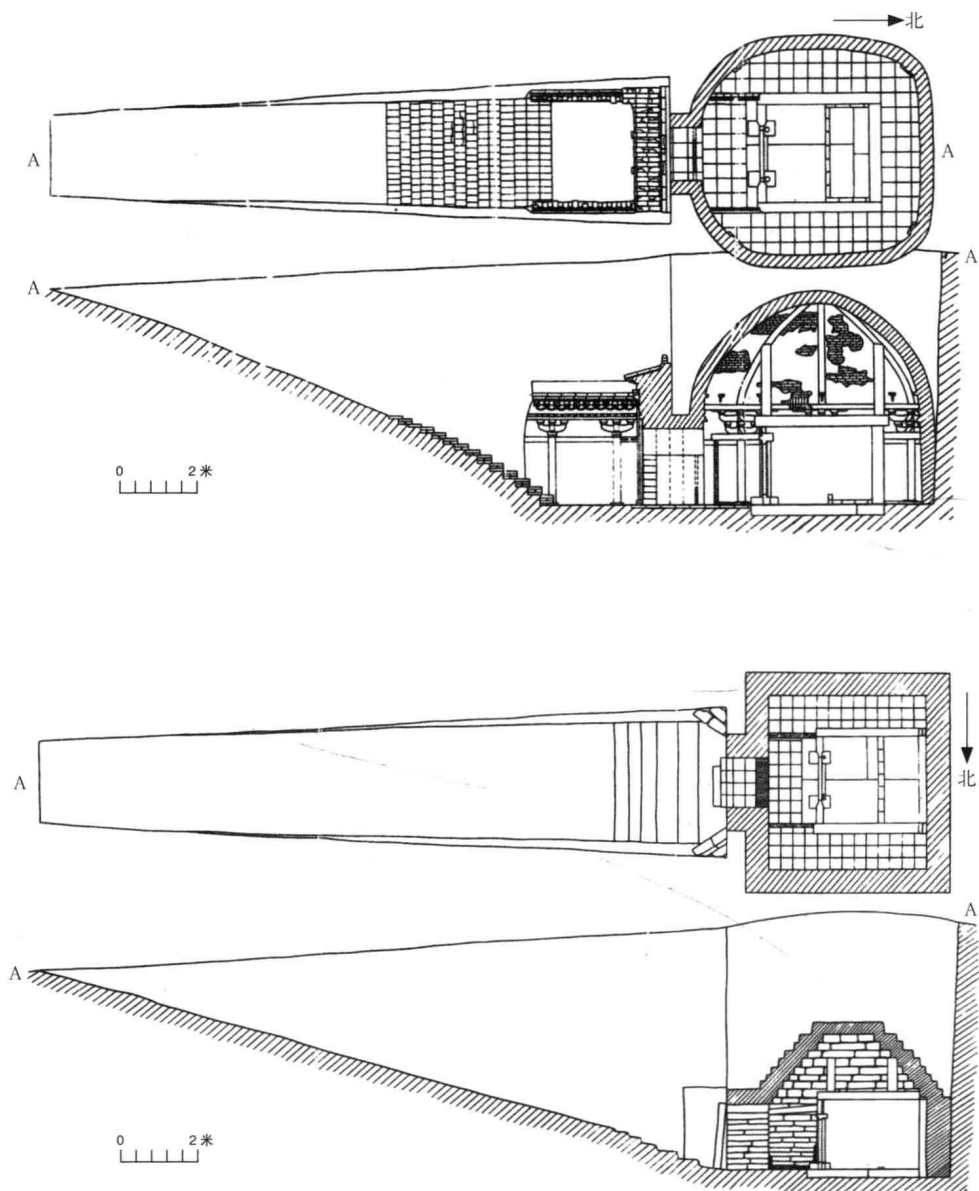


图2



图3

图2 宝山1号辽墓(上图)、
2号辽墓(下图)平、剖面图
图3 宝山1号辽墓墓室西壁
与石室西侧外面上的仿木构
彩绘装饰

米宽, 2.6 米高。^[11] 2 号墓的石室稍小, 而且与墓室后壁连接, 其室内空间为 2.7 米深, 2.45 米宽, 1.96 米高。^[12] 为了保证不致倾倒, 两墓在石室和墓顶及墓壁之间都以石柱和过梁固定。石室的外观和支撑梁架进而施以仿木结构的彩画【图 3, 见彩图 3】, 石室门楣也画有木纹。其目的似乎是既要采用远比木材坚固的石材来建造棺室, 又要保存木构建筑的形态和观感。2 号墓石室的两扇门遍涂红色, 上方以贴金楷书写“朱门”、“永固”四字, 十分明确地点出了这两个似乎相悖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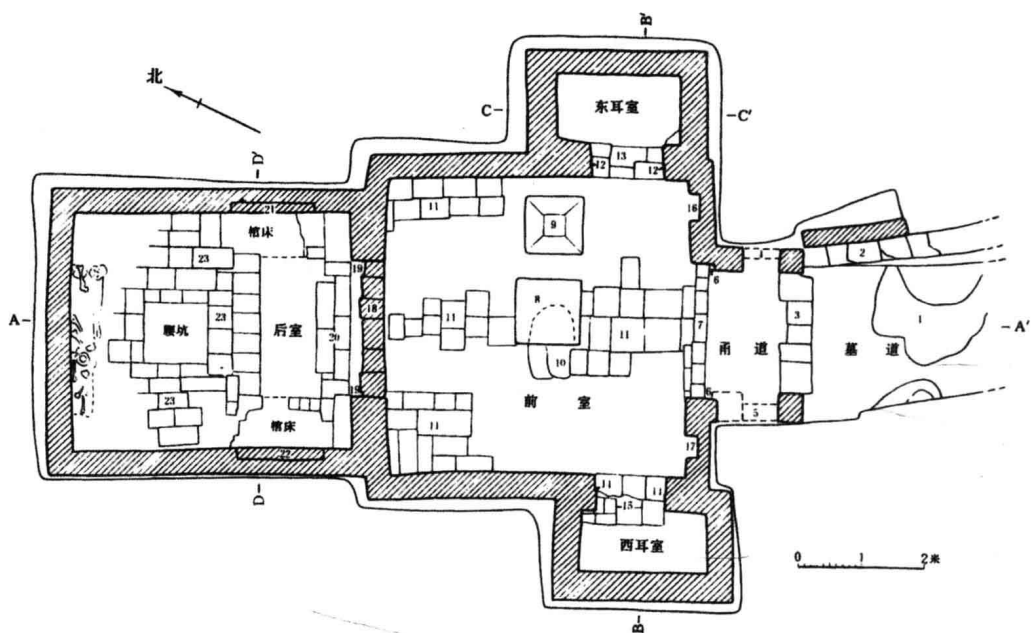
追溯这两座墓葬的建筑原型, 不难发现它们和中原北部晚唐墓葬风格有着密切关系。将宝山 1 号墓和位于北京海淀区八里庄的王公淑墓【图 4】做一比较, 我们可以看到同一类型的斜坡墓道, 砖雕影作仿木墓门和墓门两侧的门墙, 弧角方形墓室, 还有类似的雕砖仿木结构。^[13] 与宝山辽墓相同, 王公淑墓中的棺床也位于北墙之前, 因此与棺床常置于西墙前的关中唐墓有所区别。王公淑墓建于 646 年, 早于宝山辽墓八十年左右。可以相当肯定地说, 这座墓所代表的晚唐河北一带的墓葬建筑风格为宝山辽墓提供了一个中原方面的先例。此外, 宝山 2 号墓棺床后面的墙壁上画有一幅牡丹图, 发掘报告形容为“全图以绿叶簇拥的牡丹为主体, 白色花蕊, 浅红色花蕾及花朵。左右上角以对称形式绘黄鹂、彩蝶、蜻蜓”。【图 5, 见彩图 78】而王公淑墓的棺台后是一幅题材完全相同的绘画: 一株硕大的牡丹立于中央, 右上角是两只飞动的蝴蝶, 残毁的左上角原来应有对称的黄鹂或蜻蜓图像。^[14] 【图 6】类似的牡丹花图又见于位于河北曲阳的王处直墓, 位置也是在棺床之后, 表现的也同样是蜂蝶禽鸟飞翔围绕着一簇茂盛的牡丹。【图 7】王处直墓的年代是 924 年, 比宝山 2 号墓可能只略早几年。王处直是 10 世纪初以河北定州为统治中心的一个重要北方军阀, 其头衔包括义武军节度使、太原王、北平王。他的墓中棺台后的牡丹图与宝山 2 号墓棺台后的牡丹图在题材和绘画风格上均极为相

11 发掘报告说该石房“南北长 3.7 米、东西宽 3.16 米, 高 2.36 米”。与内部尺寸难以调和, 似乎有误。见注 6, 第 75 页。

12 发掘报告说该石房“东西长 3.2 米、南北宽 2.97 米, 高 2.18 米”。见注 6, 第 8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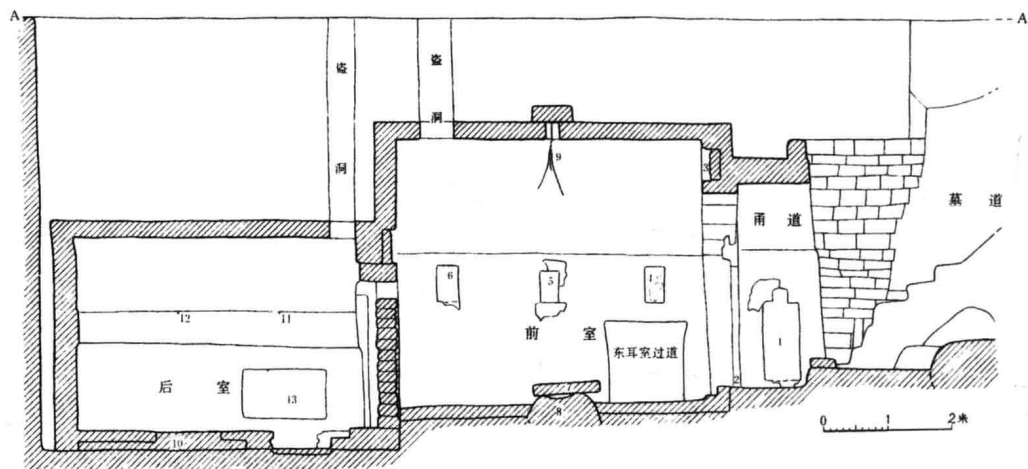
13 北京市海淀区文物管理所:《北京海淀区八里庄唐墓》,《文物》1995 年第 11 期, 第 45-53 页。

14 同注 13, 第 46 页。亦见罗世平:《观王公淑墓壁画〈牡丹芦雁图〉小记》,《文物》1996 年第 8 期, 第 77-83 页。



墓葬平面图

- 1、10. 原生石 2. 生土台 3、18. 封门石 4、5、16、17、21、22. 壁龛 6、12、14、19. 门槽 7、20. 台阶
8. 志石 9. 志盖 11、13、15. 铺地石 23. 棺床



墓葬纵剖图

- 1、3-6、9、13. 壁龛 2. 门槽 7. 志石 8. 原生石 10. 腰坑 11、12. 铁钉环

图4 河北曲阳五代王处直墓平面图、纵剖图



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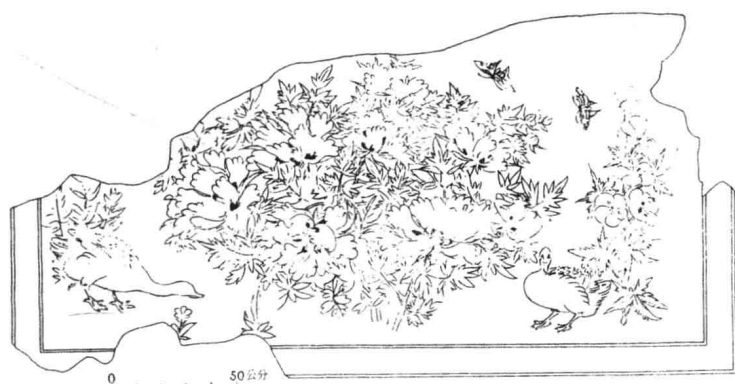


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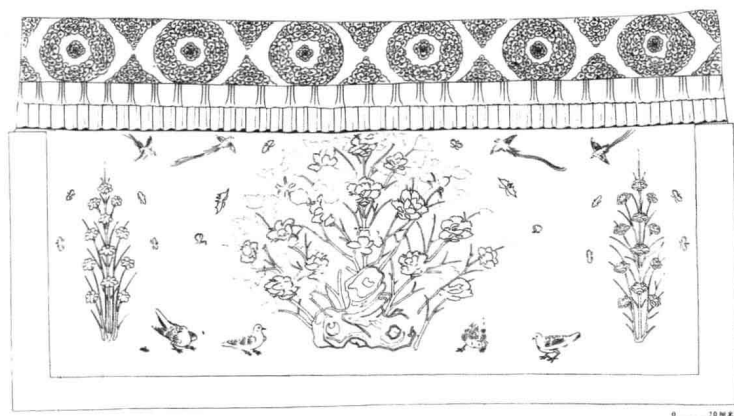


图7

图5 宝山2号辽墓
石室内西壁之牡丹图

图6 北京海淀区八
里庄唐王公淑墓背屏
花鸟壁画线描图

图7 河北曲阳五代
王处直墓后室北壁牡
丹壁画线描图